

战地记者讲故事



印记

■安普忠



插画:唐建平

初冬时节,山东淄博,鲁山深处,几名武警部队的巡逻哨兵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进在崎岖的山路上。每到险处,领班员张立刚都会转过身来拉一把身后的战友。他那双长满老茧的手,显得格外有力。

“我们守护的目标遍布于这片深山之中。一次巡逻8公里,一天两次,当兵两年就相当于走一个‘两万五千里长征’。”我从中队指导员张亚博口中得知,扎根深山近10年的张立刚,今年已开启他的第5个“长征”,“这里的山山水水、一草一木,早已深深地烙印在他心中”。

一路巡逻,边走边听边看,幽深的山林里见不到淄博网红网络的“烟火气”,却能看到一茬茬官兵在这里默默坚守,把最美的青春变成闪光的印记,撒满大山的角角落落。

“敬礼!”一声响亮的口令打断了我的思绪,循声望去,张立刚和战友们驻足于一块刻有“英雄石”字样的石头前,庄严地致以军礼。

“英雄石”的主人翁,是全中队官兵的榜样。”看着我疑惑的表情,张亚博为我讲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。

2006年6月17日,一辆运送物资的货车刹车失灵,径直滑向20多米深的山涧,严重危及近在咫尺的目标和周边群众的安全。听到司机呼救,中队巡逻哨兵高雷、陈祥在手刹制动、石块垫堵无效的情况下,不顾自身安危,舍身堵在车轮下,以血肉之躯阻止了一起重大安全事故发生……

“我们是‘坐在火药桶上’的守库

兵,一个小小的疏忽或失误都可能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。虽然是和平年代,但每次巡逻我们都如临深渊、如履薄冰……”巡逻结束,一路严肃认真的张立刚这才放松紧绷的神经,同我闲聊起来。仔细打量这个不苟言笑的老兵,个头不高但身姿挺拔,目光柔和又充满坚毅,黝黑的面庞带着一分特有的朴实真诚,说话时还略带腼腆羞涩。

“中队移防深山之初,面临的是供应难、吃水难、取暖难、下山难等种种困境,放眼周边,除了山还是山。有时大雪封山几十天,送给养的车上不来,大家只能踏着没过膝盖的雪一点点往上背。”张立刚说。山里的冬天格外寒冷,最低气温有零下20多摄氏度,刺骨的山风好似有一股狂抽的“钻劲儿”,衣服裹得再厚也能被它钻透。

“这里是我们中队的‘扎根林’,每到果子成熟的季节,这儿就变成了硕果累累的‘金山银山’。”我跟着张立刚爬上中队后山,走进一片果树林。张立刚指着一棵挂着他名字牌子的桃树告诉我,这是他入伍时种下的,已与他共同成长了10年。每个新到中队的官兵都会种下属于自己的果树,意味着共同在这里扎根成长。

“亲手建起的家园,倾注了官兵很多感情。中队的每个角落,都有一茬茬官兵拼搏奋斗的印记。”谈起中队“拒绝守山靠山、矢志愚公移山”的建设发展史,张立刚如数家珍;开荒缺地,大家齐心协力从石头缝里一点一点抠;山上缺土,就从山下一袋一袋背;铺路缺料,就到河里捡鹅卵石、淘

河沙,硬是在这石头上种出了一片果林,还开辟建成一个标准的400米障碍训练场……

“这里虽然任务重、条件苦、危险多,但官兵精神头十足、不舍得离开,每年老兵退伍申请留队的人很多。一茬茬官兵之所以无怨无悔扎根大山深处,正是因为在这里战斗过的兵,人人都找到自己留下的印记,所以大家对中队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。”站在中队荣誉室里,张立刚告诉记者,这一面面奖牌、一座座奖杯、一张张照片的背后,记录着官兵的付出和奉献。

“中队第三任指导员尹成宝经历过中队最艰苦的岁月,但30年后,他执意把儿子尹进送回大山当兵。‘一对父子兵,接力守大山’的故事一度传为美谈。”谈及自己曾经的中队长尹进,张立刚颇有感触地说,在中队战斗过的官兵都对这里难舍难离,每年都有退伍老兵回来“探亲”。

下午训练时间,山风很冷。在中队营区一个坡度近50度、长度93米,被官兵命名为“励志坡”的陡坡上,我再次见到了张立刚。“以山为伴,以苦为乐,以战为本,以队为家”,坡边山体上鲜红的标语,映衬着张立刚筋力凸起、汗流满面、扛着轮胎和战友奋力冲坡的身影,永远刻在了我的记忆里。

“忠诚在这里扎根,信仰在这里扎根,梦想在这里扎根,青春在这里扎根。”离开中队前,我在营区门口伫立良久,反复默读着“扎根石”上的鲜红大字,心里坚定地确信:年轻的官兵会像大山扎根大地一样扎根在这里,默默守卫着祖国和人民的幸福与平安。



记者心语:

军人脚下的路通向万水千山。每一个走过的人,都会留下自己的印记。

在欢庆节日的钟声里
我们燃放满天欢乐

仰望夜空一簇簇礼花
我想到那点亮希望的火把
八角帽下目光炯炯
单薄的军衣裹着坚硬骨骼

围坐在熊熊篝火旁
革命,闪着明亮的思索
茫茫草地 皑皑雪山
无法将信仰淹没、阻隔

这就是燎原的火种啊
映照着初心千颗万颗
火苗像红绸凌空舞动
好似胜利后扭起的秧歌

不能忘记那一只只火把
冲破黑暗迎来曙光
今夜,回望历史的天空
那颗红星永远闪烁

冬日长城(中国画)

陆千波作

记忆

怀念,传递精神能量

长征,伟大的英雄之路。

这条英雄之路,像一根新生的血管,在黑暗腐朽的肌肤下延伸搏动,一片片点燃了大半个中国,觉醒了大半个中国。

这条英雄之路,是穿着草鞋重重砸向地面,震动着饱经沧桑的土地。

走在这条路上的,是一支英雄的队伍。他们的鲜血染红了湘江水,骨骼加固了泸定桥的铁索,意志融化了夹金山的冰雪,信念踏平了大草地的泥潭……沿着这条用生命铺展的英雄之路前进,又有无数英雄不断奔涌而来,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上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……

在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的图书馆,我翻开史书,随着盎然足音走上英雄之路。幻影在脑海里闪过、跳跃、叠加,我仿佛闻到了浓重的硝烟味道,听到了枪炮的轰鸣,看到了卓绝抗争的斗争。我甚至看清了英雄们坚毅果敢的面容,听到了他们沉重的呼吸,触碰到他们僵硬的血脉。我融入他们的队伍,成了奔赴在那条路上的战士……

血色黄昏,于都河畔,军旗猎猎,战马嘶鸣。英雄之路从这里开始铺展,像一棵大树的根系,向中国版图西部延伸,虽遭遇万难阻隔,却从不停止,千回百转,绵延向前。

“一送(里格)红军(介支个)下了山,秋风(里格)细雨(介支个)缠绵绵……”

乡亲们的歌声在我耳畔回响。我是谁?请不要问我的名字,我们8万多人拥有同一个响亮的名号——红军。我在彭老总麾下红三军团,今年还不到20岁,但已身经百战。乡亲们泪眼盈眶住我手里塞鸡蛋、糯米团,往我身上绑草鞋、斗笠,一遍遍叮嘱我“一定要打回来”。

告别乡亲,我和战友们冲向了敌军的封锁线。一个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我!就在枪口冒出火光的那一刻,一个身影突然在我前面闪了一下,然后倒下去。那是班长挡住了子弹,一条年轻的生命陨落了……

突破三道封锁线,前面就是湘江。我是谁?我是红34师师长陈树湘。血战湘江,中革军委命令(红五军团)红34师掩护红八军团主力渡江。完成阻击任务后,渡江道路被敌军封锁。面对蜂拥而来的敌军,我们奋力冲杀,突破层层围堵,最后只剩下100多人。

战斗中,我腹部中弹,紧了紧皮带压住伤口,躺在担架上继续指挥战斗,最后弹尽粮绝,伤重被俘。“绝不能当俘虏!”在敌人押解途中,我趁敌不备,用手从腹部伤口扯断了肠子……

湘江之战,红军战士的鲜血染红了湘江。渡过湘江后,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.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。

我是谁?我是红4团3连连长毛振华。

军用水壶伴我行

■湛小贝

人在军旅

如歌岁月,写下绿色诗行

前不久,我休假在家整理外公的遗物,一个斑驳老旧的军用水壶静静地立于书柜一角。我抚摸着水壶,心潮久久不能平静。

外公是一名抗战老兵。这只军用水壶在他心里就像一位“老战友”,还曾经救过他的命。

外公15岁当兵,在枪林弹雨中成长。战斗中,他总结出一些经验:根据子弹在空中呼啸的声音判断它的杀伤力。子弹发出如“啾”的鸟鸣,这是泄了气的皮球,可置之不理;子弹发出“嘘”的哨音,这是进攻的“毒蛇”,要立刻躲避。有一次,外公和战友们在冲锋中,遭到敌人阻击,根据辨别枪声的经验,要立即卧倒。外公为掩护一名伤员,最后一个卧倒在地。一阵枪声过后,外公发现随身携带的水壶侧边留下一个深深的弹痕。

“如果不是它,被子弹打穿的就是我。它就是我的战友兄弟呀。”外公后来对我说。晚年时,外公患上阿尔茨海默病,很多事情都不记得了,但他每隔一段时间总会清晰地念叨一些战友的名字,吵着要去看望他们。

外公已去世8年。他的那个军用水壶,我保留至今。壶身多处凹陷,壶的外皮被磨出了金属的底色,侧边还有一个深凹的弹痕。壶的背带泛黄,细细的瓶口上,软木塞已开裂破损。

幼时的我,每每向外公讨要这个水壶,他总会用低缓的嗓音,一遍遍向我讲述军营往事。也是从那时起,外公的军营故事在我的心里种下一颗种子,及至

英雄之路

■刘宇轩

长征途中,红4团像一把尖刀披荆斩棘,为红军主力开辟前进的道路。突破乌江、巧渡金沙江、强渡大渡河、飞夺泸定桥、探路雪山草地、攻克腊子口……这条英雄路上,那些令人荡气回肠的篇章,都有我红4团将士奋力书写的浓重一笔。

乌江天险横亘眼前。军情急迫,强渡突击。晚上,我带领17名红军勇士,携带驳壳枪、手榴弹,身背大砍刀,跳上竹筏向对岸划去。由于水流湍急,只有我们5个人到了对岸,隐蔽起来。

清晨,部队出动60只竹筏开始强渡,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在滚滚波涛中奋勇前进。关键时刻,我们5人像天兵一样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,一排子弹扫过去,一下子打乱了敌人的阵脚。

担负掩护任务的2营全部火力加上数十挺机枪和多门小炮一齐射向敌人,主攻1营迅速过江,冲向敌阵。黔军守敌土崩瓦解,乌江天险被突破!

突破乌江,黔北重镇遵义就在眼前。1935年1月15日,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,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,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,挽救了红军,挽救了中国革命。

我是谁?我是红13团的战士葛志勇,就是我们团攻克娄山关,击败了以王家烈为首的黔军。

那段时间,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人的指挥下,时而摆出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姿态,时而又做出要与红2、红6军团会师的趋向,先后4次渡过赤水河,调动国民党军队。

四渡赤水,是毛泽东高超指挥艺术的生动体现,是红军战争史上的奇观,是以少胜多、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典范。

巧渡金沙江,中央红军摆脱了优势敌军的围追堵截,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、黔、滇边境的计划,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。

前面就是大渡河。我是谁?我是红1团2连连长熊尚林。我们通过彝族聚居区,向安顺场前进。夜幕下,团长杨得志率一营直奔安顺场渡口,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全歼南岸守敌,翌日强渡大渡河。

大渡河水流湍急,不能泅渡也无法架桥,只能用从敌人手里夺来的一只船强渡。营长孙继先率领17名勇士组成的渡河奋勇队,分两批乘一条小船,在当地船工的帮助下,携带手榴弹、大刀,向北岸驶去。敌军集中火力向我们的船射击,子弹在耳边横飞,炮弹在船边爆炸,水柱冲天。

我们在枪林弹雨中跳上对岸,击退了敌守军。主攻部队上来后,冲入山腰敌军阵地,继续穷追不舍,以掩护红军主力顺利渡河。这里水流太急,无法架桥,单靠几只小船短时间无法将大部队运过河。红军指挥部决定:夺取泸定桥。

泸定桥在安顺场北160公里。这一重任落在了红4团官兵的肩上。我是谁?我是红4团2连连长廖大珠。我们接到命令后立刻沿河西岸向泸定桥急行军。夜幕降临,下起瓢泼大雨,官兵一天没吃饭,但没停下脚步,一直同对岸敌人的一股援军隔河赛跑。敌人跑累了,停下了,我们没有停下,继续在雨中狂奔。经过160公里的急行军,于第二天清晨到达泸定桥附近,并袭占泸定桥西桥头。

总攻开始,我带领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的突击队,踏上只剩13根铁索的泸定桥。我们迎着敌人的炮火一点点攀援前进,后面紧跟的3连官兵扶着门板,边前进,边铺桥。霎时间,大渡河上写号声、枪炮声、呐喊声、波涛声、汇成撼天动地的交响……

又是我红4团。仰望眼前白雪皑皑、高耸入云的夹金山,我们又无反顾地向上攀登,为红军主力踏出一条冰雪之路。许多战友因寒冷、饥饿、劳累、伤病倒下了,一座座白雪堆起来的坟茔,像雪山上的雪花一样圣洁。

还是我红4团,第一个走进茫茫草地。干粮用尽,我们煮马鞍、吃草根。一个战友一脚踏入泥潭,慢慢沉下去……只有刻着名字的一根根棍立在他牺牲的地方。

长征到这里还没有结束,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。向北,一直向北,到达懋功,到达永坪,到达吴起镇,到达甘谷,到达会宁,去完成一个举世无双的英雄壮举。

合上书,我从历史的硝烟中走出来,掩卷而思,心潮澎湃。

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英雄,肩负着不同的责任。那个时代的英雄,为了信仰,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忠贞不渝地跋涉前行,不管前方多么凶险,哪怕是流血牺牲,也没有退缩半步。

我们这个时代,也有一条铺在脚下的英雄之路。我是这条路上的一员,愿像前辈们那样,为了信仰,为了理想,在这条道路上奋勇前行。

我们在新疆安营扎寨后,每天训练回营,带去的水壶回来时总是空空如也。这天,我所在的装备车像平时一样准备结束训练,却突然接到新的作战任务。

我和同车的金班长开始四处奔走寻找点,重新确定本车作战位置。新疆热辣的阳光,让我很快就口干舌燥。我晃了晃腰间的水壶,一点声响都没有。金班长是一名二级上士,由于我分配到单位的时间不长,还没有机会和她深入交流,相处起来仍有一丝拘谨。正当我思索着如何开口时,金班长已经把她的水壶取了下来。“来,喝我的。”她爽快地说。我的喉咙顿时涌起一股暖流,接过水壶喝了一大口,我们又继续向前奔去。

当天,我们圆满地结束了训练任务,带着优异的成绩回到住处。夜幕降临,盛夏的戈壁滩,柔和的星光在夜空绽放,美得就像一个朦胧的梦境。入睡前,金班长钻进我的帐篷和我闲聊起来。她如数家珍地向我介绍单位的历史和连队情况,我们谈兴甚欢。临走时,她指着我的水壶笑着说:“以后多带点水,不然就只能喝我的了。”我畅快地一笑,心情变得格外轻松。从那以后,她成为我无话不谈的亲密战友,和她的沟通交流,也让我更适应了新的环境。

如今,我入伍已经10年。有时随手拿起身边的军用水壶,我会思绪纷飞,感慨万千。那些关于军用水壶的故事陪伴影响了我的军旅生活。每当我郑重地把水壶挂在腰间,好像能感受到一股绵延不绝的力量。

文学
作品
精品

长征

第6018期